



## ——荣呵——

五月十一日彭明翰先生应協志含其北加州召喚會的邀請來訪金山湾区，些此她的同鄉見面，就在寺有閩問題交換意見，是日下午在 Palo Alto Mitchell Park 花園公開演講，並解答鄉友的疑問，彭先生先報先說，最近幾個月來在美同各地，日本，歐洲等地方的同鄉相繼召集民眾大會和台灣人的集會，重計表示了台灣人對台灣前途的關切，並在各種會中表露台灣人有被列西決心半決定台灣和我們自己將來的命運，不願接受外力的干涉。現在薄介不已，福特又將訪問中共，台灣島內外情況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彭先生認為在此重要的時機我們需要再次向世人表示我們的立場些快心，同時我們自己也需要自檢討我們的處境。為增加大家的瞭解，彭先生就一些有關台灣的基本認識加以討論。

首先彭先生指出，那些一

般人所了解的所謂台灣問題是，指二次世界大戰後及中國內戰所引起的一連串有關台灣地位問題，中國的內戰爭執及中美關係問題，但從歷史眼光來看，台灣問題的本質就是什麼人有权利來擁有些統治台灣土地些甚麼的人民的根本問題，這個問題已存在了二百年而從未獲得解決，一個鐵的事实是台灣人生活到今天島上这么久，但卻從未有過自主的機會，一直受着外來統治者——葡萄牙，西班牙，滿清，日本，中國一統的压迫與剝削，今天台灣人已覺悟已徹底發悟台灣全屬於台灣人的，這是從痛苦的人生經驗提煉出的答案，也是台灣人以血汗歷代傳所得到的覺醒，這就是台灣問題的本質。其次彭先生談到構成現代國家的要素，一個國家包括有土地些人民，但什麼的人会在那塊土地上形成一個國家呢？彭先生從一些案例，鄭玄指出，祖先，土壤，語言，文化，風俗習慣都不是構成同一國家的基礎，唯一主觀，決定性的要素是一群人在他們生活的土地上有著共同命運的意識，利害一致的觀念，這個因素不是一天內可以產生的，是

要經過幾百年歷史，由共同生活經驗而得到的。從這個觀念上來判斷，生活在島嶼上的人民有著共同的命运這些利害關係，這些人民這些中共或蔣政權的命運與利害關係不但不同，甚至相衝突。對於蔣政權這些中共常用的所謂「國有領土」，彭先生也有個精闢的評論。他說世界上沒有一塊土地是某些人的「國有領土」，如果說某種民族曾在某塊土地上統治過，就有权利說那塊土地是他們的「國有領土」，那么世界上，不知有多少民族可以這樣說。非洲、南美洲、歐洲是他們的「國有領土」，蒙古人曾經佔據中國及一部份歐洲，那「蒙古人」也可以說中國及其曾統治過的歐洲是他們的「國有領土」。台灣人民的祖先，有一大部係奉自中國大陸，也統治過中國，那么台灣人不是也應該說中國大陸是台灣人民的「國有領土」嗎？

人民自決的意識是一群自覺命运相同的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一個符合大多數人意願的政府，也就是民主的政府，彭先生強調說：台灣人民因有其特殊慘痛的歷史教訓，深

体会到只有台灣人民瞭解自己的需要，也只有台灣人民拿來維護自己的利益，所以人民自決對台灣人民只有一個意識，就是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獨立國家，這也是台灣人民的自決的真諦。

關於台灣人的團結問題，在民主的精神下，凡是不違背人民的基本利益，任何意見都應該互相討論，但彭先生聲明告誡我們不可盲信教條。現在的共產世界，也不是一、兩個共產國家所能控制，每一共產國家都是獨立的國家，北越政權就曾主張過獨立第一，共產第二，要倒打一頭，但有時他們的人民能真正瞭解些維護他們自己的權益。革命並非一時的進口。那為什麼是台灣人呢？凡是對台灣看來是中國人，將自己看作台灣人，將自己的命運看作台灣人，福佬，客家，山地人這些大陸人，大家的命運與權益都一致，我們不可被敵人分化，我們要切身檢討是否偏見仍存在我們心目中。語言問題，福佬語，客語，山地語這些北京語都是台灣國語，蔣政權身體逼迫所有台灣

人使用北京語，要台灣人民忘記自己的語言，彭先生說否表示抗議，我們台灣人將暫時不用北京語，等待自由日子來臨後，我們都可隨意使用各種語言。

島內外有很多組織在為統一的目標而努力，每一個組織都難免有缺點，但他勸告我們說，組織團體只是達成目標的工具，不可本末倒置，以為他們有缺點就不去參加和支持。他也鼓勵我們要有信心，手段要成功，他說我們的人口，土地，人才，生活與教育水準比世界上許多國家還要甚多，如果我們團結在一起，外力是沒有我們的友情的。有人說台灣人胆小，怕政治，彭先生認為其實不然，多年來，台灣人參加民衆大會的比例總在一，二成以上，這是相當可觀的。最後他告訴我們說擺在我們面前的有三條路，即第一蔣改政權被推倒，第二被中共吞下去，第三也就是唯一生存的路一起建立自由民主的國家，選擇屬於我們，但規劃沒有白之全來的，是要長期流亡奮鬥而來的，彭先生告訴我們說，如果我們真愛台灣，那自己就該趁著積極地參加建國的行

列。

彭先生演講完畢後，在場的二十多位同鄉發問熱烈，底下是這位回答的記錄：

(以下的主席，指主持彭先生演講會的主持人，詳些均是請鄉友的詳論些發問，答主部份是彭先生的解說)

● 主席：今天湾区參加聚會的台灣人比例佔 25% 以上，我們的參加率並不差。

● 问：台灣人討論時意見分歧，到現在還不能意見一致，又有甚原因吧？又，台灣人怕研究中共，這是不應該的，我們也應該考慮到中共會作的問題。

答：團結的問題是我們必須繼續努力的事，關於中共，有一點我們必須弄清楚，我們並沒說中共差，中共如何好是一回事，但要被中共管是另一回事，就好像說，如果我們跟瑞士政府很不錯，我們是不是就要瑞士政府來管我們呢？道理是一樣的。刚才說過共同的祖先來源，語言，文化等之因素與政

治合併是不相干的。這是了很基本的認識，有些人不願受國民黨的統治又不敢去接受中共的統治，但卻要叫台灣人去接受中共的統治，這種人我們是看不起的，另外有些人對共產主義相當瞭解，又熱心信仰，這種人是可敬佩的，但我們不能接受說要實行共產主義就得請中共來，這些人可繼續台灣共產黨，但不可逼迫台灣人去接受中共的統治，革命既然不能出口，我們為什麼要進口呢？

• 許：剛才這位先生說台灣人怕研究中共，這不是事實，我們是有人在研究中共，我們要分清楚「研究」與「宣傳」，不要中了中共宣傳的技倆。

答：我想再補充一項，中共自己承認多數來他們內沒重視些瞭解台灣人民真正的需要，他們一向和蔣政府一樣只知叫喊「台灣是中國的固有領土」，這種封建的思想完全漠視於人民的基本權益。

• 問：彭先生謂國民黨继续統治下去，是一條自滅的路，越南的滅亡是外力的影響，具體的說，國民黨是如何令滅亡的，請彭先生說明一下。

答：我的意思是說，如果國民黨繼續自稱代表中國，國際上愈來愈會減少有國家願意承認它，愈來愈孤立，中共又加強叫囂，在此情況下，如果台灣人不及時起來改變這種局勢，將使國民黨政府垮台（被中共吞掉），台灣人也完了。

• 問：如國民黨無法放下身時，改變了國名，或將中國自稱台灣國的名號，這有什么利害？又海外台灣人降表連心聲外，還做些什么？彭先生以後的計劃如何？

答：現在國民黨例外，都有人勸國民黨宣佈台灣獨立以圖存亡，但以台灣人的觀點，單有「獨立」而人民沒有得到國家的權益這對我們沒有意義的。一來是要全民代表的政府，二是要全民代表的政府。台灣人降表。

遠近聲外，美援上的工作就是島內的革命鬥爭的工作，海外的台灣人也不能參加島內工作，也應該努力支持他們。我個人的計劃是各方面均全力以赴。

問：As American, I'm concerned whether the mutual defense treaty between Taiwan and U.S. is essential to you to keep the communists out. Also, I hope more women speak out. (這位女士是位名博同鄉的太太，她先生在序章彭先生的譯譜翻譯署名地有一筆者接。)

答：The treaty is considered by Chiang regime as essential for its existence. We believe once Taiwan becomes an independent entity, the hostility of Chinese Communists toward Taiwan will diminish. China is presently hostile to Taiwan because Chiang regime claims it represents the entire China, thus the struggle between Chiang and the communists is a domestic issue. As Taiwanese

people obtain the right to govern themselves, we can convince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hat it is of mutual interest not to be hostile to each other, and live in peace with them. In that case, I don't think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U.S. bases,

etc., in Taiwan to protect us.

問：海外台灣人應支持島內什麼樣的台灣人呢？應支持高玉樹，陳肇祥或是什麼人？

答：支持的標準已較成熟，我們甚至可支持參加國民黨的台灣人，唯一重要的關鍵在於哪個人是否真的在為台灣人的福利而努力，這就我們需要小心判斷。我們也鼓勵海外台灣人回台灣去，加入各階層去工作，其中一部份人也打入國民黨這部份人我們也需要支持他們。至於陳其南之應支持誰，我雖有個人的想法，亟此不便說。

評：李美時，父母再三叮囑不可搞政治，國家人怕國民黨找麻煩，但几乎自己覺得不管如何要為一向被壓迫的台灣人

做三事，希望大家一齊  
來支持彭先生，為台灣  
的獨立建國而努力。（一  
位台灣女士。）

•問：如果國民黨先宣佈台灣  
獨立，另用國號，然後  
我們再來爭取人民的利  
益，有什么不好？

答：國民黨要不要这么做這  
是國民黨的事，他們沒  
做以前，我們不必多說，  
我們以人民的權益為最  
重要的目標。他們如果  
去做，我們將以此目標  
來判斷。

•評：外省人，如國代或立委  
要自認為是台灣人，我  
們也該歡迎。

•主席：本省，外省人之分已  
根本不是問題，大家都  
知道，現在南苗全山台  
灣同鄉會的主席是外  
省人，這是大家送出來  
的。

•向：台灣人的時間即將迫切  
，我們能具體作些什麼  
？國民黨與中共妥協，  
出賣台灣人的可能性如  
何？又，主張台灣獨自治  
決的人，有沒有什么建  
國方針？

答：台灣人如何參與的問題

至於每位台灣人決定個人  
願意付託何種程度的貢獻  
。貢獻種類與程度的選擇  
很多——從出錢，出力，出  
時間至貢獻宝贵的生命。  
這是個人良知與決心的  
問題。最簡單的也參加  
當地台灣人的組促集會  
，乃至開會，或做一  
般工作，身兼中間向其他  
人，或做實際革命工  
作等；我在此不必一一  
例舉。一個人如下決  
心貢獻後，要聯絡什么  
人，這也不是問題。又  
我個人覺得國民黨與中共  
妥協的可能性不大。  
因困難很多。但即使可  
能性再小，我們仍須注  
意提防。至於，具體的建  
國方案，我們也常細心  
考慮過，現階段是台灣  
人大團結以達成建國目  
標最重要的時候，經驗  
告訴我們，如果這個時  
候大家就互誤概念（  
Ideology）以建國細節，  
那就會令會互異，令妨  
害我們的團結，所以目  
前，只要我們大家同意  
，我們要台灣人自己掌  
管自己，我們要建立

一個公平，政治上自由，經濟上平等的國家，這些原則時，我們就該團結一致為這個目標去努力。建國後任何一群思想近的人，可組政黨，互相以和平的方式來競爭。

• 问：金山灣區的同鄉會，協會及教會的組織都不是台獨聯盟的單位，這些組織只是把台灣人聯合，組織並團結在一起，希望所有台灣人來參加，免驚！

答：至美國其他的地方，這種‘驚’的階段，似已是過去的事了。有很多參加民衆大會，出來大声講話或是衝突抗議遊行的台灣人出入台灣，也不曾發生什么事，當然仍須小心，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事無征兆，我們不必怕。

• 主席：國民黨的人很怕中共至美國的統戰工作但又不知如何對付，内幕消息說他們相當歡迎台灣人的組織，聚會舉辦民衆大會，因為這些台灣人的會可以對付中共。

• 问：有人說在美國的台灣人比島內的台灣人更容易驚，這是真的嗎？

答：我不覺得是如此。

• 问：民衆大會的目的之一是要建立群衆基礎，我們還要等多久才能建立？又，群衆領導階層人物的組織如何？

答：民衆大會的目的之一至提高台灣人的政治意識，也是我們政治活動方式之一。我們會繼續加強擴大，同時其他方式的活動，我們也積極地進行。領導階層，隨時在接受批評並改進。

• 问：少數台灣人被中共一些國民黨利用，這些人以後是會後悔的。如果中共或國民黨想與台灣人談判，妥協，我們的態度應如何？

答：在任何政治鬥爭過程中，少數分裂與叛亂分子的存在是免不了的。我們要提防，但不悲觀。中共與國民黨均曾與我們接觸，以後也會繼續有接觸發生。接觸交涉的本身並沒問題，問題在於接觸時他們是否

# Scalapino 教授 談台灣問題有感

—光子—

## 一、導言

Scalapino(下稱史先生)是柏克萊政治系教授而達東問題專家，曾任過美國政府的達東顧問。一、二十年來寫了不少這方面的專題報告與文章，對台灣問題特別重視，曾在一九五九年向美國國會發表了 Cannon Report，當時他既主張一中一台政策(One China, One Taiwan Policy)，強調美國應與中共中國正常化，台灣應是個獨立的國家，而且台灣應實行全民自決，即台灣化政策(Taiwanization)。史先生曾訪問過中國大陸，他也去看过台灣多次，他承認十五年來他的立場並沒改變。今年三、四月東南亞情況變化甚鉅，水門事件後，美國的政策有怪像情況也不太正常，今秋福特總統又要訪問北京，這個時候重新來檢討台灣有關問題，似乎特別恰當。柏克萊同鄉會於四月廿三日邀請史先生來分析這個問題，協志令同仁也不少位去參加這個討論會。

真有誠意。政治鬥爭的手段多樣方式很多，只要我們堅持我們的基本原則而立場，任何方式都可進行，政治鬥爭的道路不是直如一線，過程中也沒有永久的敵人。

• 許：我們不應該宣洩，也應該要做，有組織力量就全大，現在有全美暨各地同鄉會，大家都應該支持，支持。

演說討論會開了三個多小時，大家似乎仍意猶未盡，會後有二十多位鄉友與彭先生到一家餐館共進晚餐，继续交谈，次日又至一位同鄉家小聚，與會的朋友把客廳搞得滿堂的。這是彭先生第二次來湾区，每次鄉友对他的反應與招待都很快樂。筆者深有感覺，每次的交誼，彭先生都會給我們帶來很多的亮光。

